



世說新語

文學 下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

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

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

博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人號

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

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

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

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

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

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選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

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為不同魏略西戎

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



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肩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瓜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公孫龍云：白馬

謝公猶然况  
它人乎

非馬馬所以命形白所以命色夫命色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為論以示謝于

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

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中興書曰：裕甚精論難

褚季野語孫安國。褚哀孫盛云：北人學問淵綜

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

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

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

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闇，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世說卷三 文學 二

牖中窺日，外  
面光顯處，視  
月鏘隱透

褚北人孫  
南人

此言戲劉雖善攻不能當已之墨守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

欲作將善雲梯仰攻

墨子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

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輸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

能入遂輟兵

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

伯浩甥也甚愛之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故往造之殷未過

作如此操又似可歎

有所通為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

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

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

按殷

此等政不必解註似癡人前說慶寧是孝標手段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

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

德為道包籥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為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

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蘊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  
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  
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為道也屢  
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  
可以為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  
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  
位矣動靜有為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  
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  
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  
其以一卦為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  
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

孫謂祖家  
多難問今  
何不言

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  
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

不言

庾法暘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蚤著弘道法師也

深公笑而不

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

成實論曰波利質多

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

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

左右進食冷而復煥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  
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

亦是何等性  
法傳之後世

何至作對罵

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

牛人當穿卿頰

續晉陽秋曰孫盛善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擅名一時能與劇

談相抗者唯盛而已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

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

太常共語

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

因及逍遙

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

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子向

支論有初高

妙而稱道甚

至

此論亦新奇

可備一種莊

註

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

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

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

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

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

則同於六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

人之用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鷃鷃以營

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

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

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

不疾而速則道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

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

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

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

注所未盡

殷中軍浩也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

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

人作爾馨語劉惔已見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

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湯池

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造即色論支道林集妙觀草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

色而空故曰色即論成示王中郎王坦之中郎為空色復異空

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論語曰默而識之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

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

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

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

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

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

於是維摩

領域未喻

四本論也

意謂大乘與最上乘總是  
一乘故云正當得兩註似未喻

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支法

師傳曰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七住、尋莊周則辯聖人之逍遙、當時名勝咸味其音、旨道賢論以七沙門比竹林七賢、遁比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尚玄同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

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三乘者一

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

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珮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則通修萬善、功不為已、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為名也。

許掾也、詢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荀子、王脩小字也、文字志曰、脩

字敬仁、太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脩、明秀有美稱、善隸行書、號曰流莢、清舉、起家著作、佐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彌之沒、與脩同年、故脩弟熙乃歎曰、無愧於古人、而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年與之齊也。

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



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東陽謝朗也，已見中興書曰：朗博涉有逸

才善言玄理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

此亦可入賢媛

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謝氏譜曰：朗父據取太康王韜女名綏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簡文支為法

師，許為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支通一義，四坐

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

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奕已見林道人往就語，將

理誠有之，以辭勝偏曲，未有不通也

久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

高逸沙門傳曰遁居會稽晉哀

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丘壑高步大邑

王長史宿構精理

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敘致作數

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

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

殷中軍讀小品

釋氏辨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為大品略者為小品

豈無此等六  
穢清派

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

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

高逸沙門傳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

不達欲訪之於遁遂邂逅不遇深以為恨其為

名識賞重如此之至焉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

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

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為敵且已所不解

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

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為然

遂止

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

釋氏經曰一切眾生皆有

佛性但能修智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

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峰

這少護林公  
如此是稱妙  
門徒傳之貽  
咲

精字恐當作積

精字作情

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支意甚不分

情

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

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

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

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

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名德

沙門題目曰于法開才辯縱橫以數術弘教高逸沙門傳曰法開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遁有

亦豈是求于談

競故遁居剡縣更學醫術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

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

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圆者一時絕歎以為

名通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

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

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

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世說卷三

文學

十

不然

自營忽往般淵源許值盛有賓客般使生麤與

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麤舉

一往參詣由是知之

僧淵氏族所出未詳疑是胡人尚書令沈約撰晉書

亦稱其有義學

般謝諸人共集

般浩謝安

謝因問般眼往屬萬形萬

形來入眼不

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假空與明故得見色若眼到色到

色間則無空明如眼觸目則不能見彼當知眼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而見也謝有問般無答疑闕文

楞嚴經中具明問答但以鏡答自明殊勝此論

一名十百名言

有問般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

夢矢穢般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

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汚時稱名通

般中軍被廢東陽

浩黜廢事別見

始看佛經初視維摩

詰

僧肇注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也

疑般

若波羅密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

波羅密此言到彼岸

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

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羸提羸提者忍辱也四

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

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為舟般若為導

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密也。淵源未暘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人可

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嶠函之固。嶠謂二陵之地

作如此語更不成文

函函谷關也並秦之險塞王者之居左思魏都賦曰嶠函帝王之宅君其慎焉支

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

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塲安可爭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過稱曰謝玄

小字已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大雅詩也毛萇注曰

也鄭玄注曰猷圖也大謀定命謂此句偏有雅

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

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

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

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

多情性所近非謝公識量此語為世施難省

此纖悉曲折可尚

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暘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卽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旣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宰爲理窟、卽用爲太常博士、

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

有意氣爲鄉閭所稱、學尚所得、敏而有文、太守以才選舉、孝廉試策、高策爲惓、所舉補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

安法師傳曰、竺法汰

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卽安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它心通、水鏡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天耳、身通、它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

許詢謝安王濛謝顧謂諸

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

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

得漁父一篇

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弦歌鼓琴奏曲

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

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縶右手持頤以聽曲

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為者也曰孔氏曰

孔氏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

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歟曰非也漁父

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

言入疵四病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

以誠孔子

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竒拔眾咸稱善

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

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敘其意作萬

餘語才峰秀逸

文字志曰安神情既自難干加

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

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

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

漢父修書何足千萬

其論略曰聖人知觀器不足以達變

故表圓應於蒼龜、圓應不可為典要、故奇妙迹於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體矣、  
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

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真長、孫意已不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麤說已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

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

未詳僧意氏族所出

王荀子來

荀子王脩小字

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桂邪、王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

而去、

諸本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慶校衆本皆然、唯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

修善言理、如此論、特不近人情、猶疑斯文為謬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



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

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

卵，犬可為羊，火不熱，目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

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心，不能服人之心，蓋辯者之囿也。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

數處不解。事數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遇見

一道人，問所籤，便釋然。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

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周祗降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果然

四本疑為  
四本論

殷荊州曾問遠公。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惠

為冠族，年十二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年二十

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

為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

之費，誦鑒淹遠，高悟冥曠，安常歎曰：道流東國

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結宇靈嶽，自年

六十，不復出山，各被流沙，彼國僧眾皆稱漢地

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易以何為體？答曰：

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是易

耶。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鍾無

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

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

按易理精微  
廣大謂此非  
易不可執  
言易又不可  
遠公所以笑  
而不答

不答最是

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曰蜀嶧山崩山於銅為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遠公笑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故並載之而不答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孚弟輔也羊氏譜曰輔字幼仁泰山人祖楷尚書郎

父綏中書郎輔仕至衛軍功及王家見壻孚送曹娶琅邪王訥之女字僧首

弟俱往時永言父東陽尚在王氏譜曰訥之字永言琅邪人祖彪

之光祿大夫父臨之東陽太守訥之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殷仲堪是東陽

女壻亦在坐殷氏譜曰仲堪娶琅邪王臨之女字英彥孚雅善理義

乃與仲堪道齊物莊子篇也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

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

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為新拔

者久之

殷仲堪曰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晉安

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

提婆初至為東亭第講阿毗曇出經敘曰僧伽提婆蜀賓人姓

言有輕律至  
料及三四非  
強支持者却  
恨才傳

強作去聲如  
今俗語

此是僧彌難弟處

瞿曇氏，僑朗有深鑒，符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阿毗曇，遠法師阿毗曇敘曰：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領，詠歌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綜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為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廣大，卒難尋究，別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為要解，號之曰心。劉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玩斯文，因請令譯焉。阿毗曇者，晉言大法也。道標法師曰：阿毗曇者，秦言無比。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即於法也。

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婆講竟。

東亭問法岡道人曰：

法岡未詳氏族

弟子都未解阿彌

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

兩語得反覆之妙

以上以玄理論文學文章，另出一條從魏始蓋二目中復分兩目也。

覈耳

出經敘曰：提婆以隆安初遊京師，東亭侯王珣迎至舍講阿毗曇，提婆宗致既明，振

發義奧，王僧彌一聽便自講，其明義易啟人心如此，未詳年卒。

相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

兩番，相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

周祇

隆安記曰：玄善言理，棄郡還國，常與殷荊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

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其在

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其在釜下炊  
豆在釜中泣  
十字自然不  
待下句說

筆平順遠不  
必多謂為慙  
筆固非謂為  
神語亦謬道  
不當作耳

凡稱周公未  
是即是居揖

帝深有慚色

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

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跪曰出言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性簡易不治威儀與馬服飾不尚華麗每見難問應聲而答太祖寵愛之幾為太子者數矣文帝即位封鄆城侯後徙雍丘復封東阿植每求試不得而國亟遷易汲汲無權年四十一薨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

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中

中已見

馳遣信

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

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陳郡陽

夏人父渙魏郎中令準忠信居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不勝已也世事多險故恬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餘言荀綽兗州記曰宿醉扶起書札為準有雋才大始中位給事中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

顧愷之晉文章

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竊聞明公固讓中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

思別傳曰思字大中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

札多所掌練為殿中御史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

思三賦不朽  
士安非此序  
幾不傳時人  
薄思故肆說  
彈耳士安一  
序何足重思  
而時人傳乃  
謂李標於是  
為無識矣

華辟為祭酒、賈謐舉為秘書郎、謐誅歸鄉里、專  
思著述、齊王問請為記室參軍、不起、時為三都  
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  
上初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  
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礮礮、火井騰光以赫曦、今  
無鬼彈、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為人無吏幹、而有  
文才、又頗以椒房自  
矜、故齊人不重也、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

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主

晉書曰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也、祖叔獻、灞陵令、父叔侯、舉孝廉、謐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享家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

魯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  
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  
遭人而問、少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遂  
博覽、太子中庶子、議郎、徵並不就、終于家、謐見  
之、嗟歎、遂為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

讚述焉、思別傳曰、思造張載、問嶠、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

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鄴人、肆意放蕩、以

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竹林七

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嘗與俗士相忤、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築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不覺廢然而返、未嘗措意文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其辭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為一朝、萬世為須臾、日月為局躡、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行則操卮執瓢、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罍承糟、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之擾擾、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

潘岳為表

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

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為孫秀所害

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

為述已、所以為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

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

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

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

有盛才、文章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湛集載其敘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

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示潘安仁安仁

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其詩曰既殷

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斯虔仰說洪

恩夕定晨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潘因此遂作

雞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祖之德及自戒也

家風詩岳家風詩載其宗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孫楚集云婦

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王

周禮制有敘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王

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

之重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

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

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太叔廣字季思東平人拜

洛慮害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

秀才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

練文義多所著述歷秘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

長安遂流離鄠杜間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

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饑而死虞與廣各位畧同

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衆坐廣談虞不

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更相嗤笑

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為勝也

漢晉室宗屬

浩長于談  
融長于筆  
也

此從莊子得  
來

八字慨然不  
必有所起不  
必有所措

泓崢蕭瑟乃  
不成語

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

中興書曰  
殷融字洪

遠陳郡人相彞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  
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兄子  
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  
更居長為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  
嘗以世務自嬰累遷  
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庾子嵩作意賦成

晉陽秋曰敬永嘉中為石勒  
所害先是敬見王室多難知

終嬰其禍乃作  
意賦以寄懷

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

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

無意之間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

王隱晉書曰  
郭璞字景純

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  
多通文藻粲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  
頌並傳於世而訥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  
不持儀檢形質積索縱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  
友人于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  
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  
為參軍敦縱兵都輦乃咨以大事璞極言成  
敗不為回屈敦忌而害之詩璞幽思篇者  
阮孚云阮孚別見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  
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温庾云温挺義之標庾作



竹後之備

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  
求看兼贈賦之闡更改望為儁以亮為潤云中興

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為揚都賦邈絕當時五十四卒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為

名賞袁氏家傳曰喬有文才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

比未詳恐有誤似謂此張絃耳

不常即非常

寫都下紙為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

荊州治中鑿齒謝牋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

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

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

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續晉

與姦雄語王自難然亦何至狂哉

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叅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略曰、靜漢末累世之交爭、廓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况暫制數州之衆哉、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况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下之功也、

此正不得以羽翼解鼓吹二字殊妙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

陸氏譜曰、退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祖仰、吏

部郎父伊州主簿退仕至光祿大夫

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

誄、退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

美、非誄不顯

陸氏譜曰、退憑壻也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

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

修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

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闇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闇與理會、當居然人從、比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有損、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深修父也

此等論在今世未免撫掌、當時所謂名理、乃爾文章一大厄也

註意引此份  
非簡文過許  
註理為得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為文  
選言簡章清綺絕倫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傳曰機善  
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為文乃患太多也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續晉

陽秋曰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

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啟字榮期慎

陽人父堅護軍啟以才義顯於世仕至黃門郎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

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輒云應是我輩語

栢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

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謹按謚法一德不懈曰簡道

此皆無識列  
之文學也

世說卷三  
文學  
三

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彷彿宜尊號曰太宗謚曰簡文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

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

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

不能已卽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

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為

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為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

徵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辭

文藻拔非尚所曾聞遂往聽之乃遣問訊答曰

是袁臨汝卽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勝致卽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日茂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

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

賦甚有才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稱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

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為啟作語林榮儻別各啟乎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書曰

典黃公壚下不多爭

此語難解似  
理義亦算作  
相知者然不  
能為卿名也

譚文有法補  
句自佳

萬善屬文能談論萬集載其敘四隱四顯為八  
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  
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  
之以謂體玄識達者出處同歸文多不載謝

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

州主簿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不就 相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日宏從

賦宏文之高者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

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

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

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云

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

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

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遡流風而獨寫

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温坐温令滔

續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云此韻所詠

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之致

如為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相

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興書曰  
佐譙國人魏大司馬休曾孫也好文籍  
能屬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  
版綉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非無文  
版謂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

采酷無裁製

袁彥伯作名士傳成

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

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仲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為中朝名士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

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箸書

王東亭到相公吏既伏閣下相令人竊取其白

事東亭即於閣下更作無復向一字

續晉陽秋曰珣學涉

通敏文高當世

是謙公語別

謂

按此語最深難解言袁有  
此才而官不  
利徒得東亭  
歎賞齒舌間  
得利而已何  
益於事  
自古文人同  
恨

相宣武北征

溫別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

袁虎時從被

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

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

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

中臨以白刃

胡奴陶範別見

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

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

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

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讚

續晉陽秋曰宏為大司馬

記室參軍後為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相溫在南州宏語眾云我決不及相宣城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啟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眾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啟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為何辭宏即答云風鑿散朗或撥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溫泫然而止二說不同故詳載焉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

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

中興書曰愷之

博學有才氣為人遲鈍而自矜尚為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相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槌腳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殷仲文天才宏贍續晉陽秋曰仲文雅而有才藻著文數十篇而讀書不甚廣博亮歎曰亮別見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

豹丘淵之文章敘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耽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

未造理所

散是五石散  
行散行藥也

累遷太尉長史丹  
才不減班固  
續漢書曰固字孟堅右扶風人  
陽尹羲熙九年卒  
幼有雋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

卽潔成輝栢胤遂以書扇  
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冲太尉父

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郡後見誅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  
睹王爽小字也中興

書曰爽字旣明恭第四弟也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問古詩中何句爲

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

此句爲佳

栢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爲王孝伯作

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之成

此何難至粗  
這而已

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誄敘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夔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予以誄之爰族芳郁文多不盡載

栢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  
玄別傳曰玄旣

克殷仲堪後楊佺期遣使諷朝廷朝廷于時始以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荊州二刺史

世說卷三

文學

三十一



謂答賀之版

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即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雜

栢玄下都羊孚時為兗州別駕從京來詣門牋云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蒞明公啟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流栢見牋馳喚前云子道子道

來何遲即用為記室參軍孟咏

別見

為劉牢之主

簿續晉陽秋曰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世以將顯父遁征虜將軍牢之沈毅多計數為謝玄參軍符堅之役及平王恭轉徐州刺史栢玄下都以牢之為前鋒行征西將軍玄至歸降用為會

稽丙史欲解其兵縊死

請門謝見云羊侯羊侯百口賴卿

方正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

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

陳寔及紀竝已見

客

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

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

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

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小兒語故自方正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脩德，雅正，确然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爲交。」承曰：「松栢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勅文帝修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

鄴陳羣等皆爲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爲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爲相，以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羣有憾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

卿何以不樂？」羣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

聖化，猶義形於色。」

華嶠譜敘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竝受爵位。華歆以形

色忤時，徙爲司空，不進爵。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不說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邪？」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事漢朝，心雖說喜，義干其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大悅，歎息良久，遂重異之。

世說卷三

方正

三五

華歆以虛名居首，揆陳羣以心齋當新寵，猶爲此大言，寧不爲荀或地，下所笑覽。江猶知所以臨川以入方正，不亦幸乎。歆聖化是何等語，義形於色，不當自言。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郭淮字伯

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使

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

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

淮妻

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歷

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

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

語甚感動即次皆昇

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至項城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使者

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

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

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

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

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

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世語曰淮妻當

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

世語簡而盡

前後相應敘事工拙見矣

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王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

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客於

荆州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為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眾北征。卒於渭南。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

### 遣辛毗為軍司馬

魏志曰。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衛尉。

宣王既

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怒。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

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

### 佐治也

晉陽秋曰。諸葛亮寇於郿。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善撫御。又戎政嚴明。

且僑軍遠征。糧運艱澀。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為然。而擁大軍禦侮於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坐甲。每見吞併之威。亮雖挑戰。或遺高祖巾幘。巾幘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衛尉辛毗。骨鯁之臣。帝乃

使毗仗節為高祖軍司馬亮果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祖乃止將士聞見者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眾千萬而屈於正人大略深長皆如此之類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

兄也風格高朗弘辯博暘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為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

時鍾毓為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

其狎之未必以叔非納交比

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

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為令史責人邪卿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季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為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頌西晉人時世相近為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為鍾毓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可謂謬矣

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

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

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

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

本弟騫晉陽秋曰騫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行

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

雜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為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

而雜者也

亦似未見其第不可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譁

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

士霖之子也初封剡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

王廢羣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

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

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

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

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

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

決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

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為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

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佃入遇髦於東止車

門左右訶之佃眾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

於南闕下髦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

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畜汝等正為今日

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刃出於背魏

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

加九錫帝夜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

千載凜凜羣  
有慚德矣

帝  
充親試

合數說以實  
玄伯之工

真方正之目  
之神志實然

如初謂無  
進處

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自出  
致討會雨而卻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  
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  
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倉頭官僮擊戰鼓出雲  
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  
劍奮擊衆莫敢逼充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  
以矛進帝崩于師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  
時暴雨雷電晦冥志  
曰泰字玄伯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  
空羣之子也  
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  
其下于寶晉書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  
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覲  
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  
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

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  
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唯  
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  
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  
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  
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  
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  
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問不可得殺也卿更  
思餘計泰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  
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  
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  
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死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官頃似更成進  
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晉

公贊曰：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道，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深爲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于寶《晉紀》曰：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僞，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阼。」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及顓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爲忠，而欲灰滅勗也。按荀顓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爲得也。

荀顓亦未可保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讐。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如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

晉諸公贊曰：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爲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

母琅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焉。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觀紹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  
 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  
 因曰知愧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  
 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  
 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恚謂王戎  
 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  
 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况  
 餘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  
 武子曰  
 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恥之漢書曰淮南厲  
 王長高祖少子  
 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  
 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  
 容瓚注曰言一尺布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米  
 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  
 它

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王隱晉書曰  
 預字元凱京

杜元凱千載  
 名士楊濟倚  
 外戚為豪此  
 何足為方正

兆人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畿魏太保  
 父恕幽州荊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  
 稱立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  
 河南尹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  
 以平吳勳封當陽侯預無伎藝之能身不跨馬  
 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在將帥之限贈征南  
 將軍儀  
 同三司預少賤好豪俠不為物所許楊濟既名  
 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八王故事曰濟字文通  
 弘農人楊駿弟也有才

識累遷太子太  
 保與駿同誅  
 須臾和長輿來問楊右衛何在

羊琇何物與王愷為戚里爭富者乃亦以慢鎮南為方正耶叔則名士渠何獨不

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  
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坐如  
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

語林曰中

朝方鎮還不與元凱共坐預征吳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

時亦有裴叔則羊

穉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

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穉舒泰山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卽位累遷左將軍特進  
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

住馬既而俱還杜許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

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穎川穎陰人漢司

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見當及其曾祖為安陽令民生為立祠累遷侍中中書  
和嶠為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

常疾勗諂諛

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

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

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而坐

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得去監令各給車自

此始

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為令而荀勗為監嶠意強抗專車而

此故是長輿方正嘉之紀不得云強抗

五自愧其矮  
耳不且言勝

坐乃使監令異  
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著短恰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  
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

晉諸公贊曰山

該字伯倫司徒濤長子也  
雄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向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  
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為黃門郎劉為侍中初  
不交言武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  
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

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

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

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

註引為真晉  
書遂兩用之

槩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  
君相聞議曰昔在晉初河內溫縣領校向雄送  
御犧牛不先呈郡輒隨北送洛值天大熱郡送  
牛多暍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  
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  
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從事數年  
為黃門侍郎奮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  
聞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  
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  
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

城而已非方  
正之選

進人若將加諸郟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  
內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  
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  
邪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  
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  
郟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反服之有鄭玄曰為兵  
主求攻伐故曰戎首也

齊王問為大司馬輔政

虞預晉書曰問字景治  
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

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問起義兵誅倫拜大  
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恣用羣小不復朝覲  
遂為長沙  
王所誅嵇紹為侍中詣問咨事問設宰會召

葛旟

齊王官屬名曰旟字虛旟齊王從事中郎  
晉陽秋曰齊王起義轉長史既克趙王倫

與董艾等專執  
威權問敗見誅

董艾等

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  
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

綴秘書監艾少好功名不修士檢齊王起義  
艾為新汲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兄誅  
共

中散兒故自  
不凡

論時宜旟等白問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

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問曰今日共為歡卿

何郤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

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

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

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旃等不自得而退。

盧志於衆坐。

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瑒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

長史衛尉卿尚書郎

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

抗已見吳

書曰遜字伯言吳郡人世爲冠族初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

答曰如卿於

盧毓盧瑒

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先性行而

後言才進司空瑒成熙中爲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尚書

士龍失色

雲別既

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

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

孔氏

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麋舉弓而射卽中之麋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卽有人提襪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卽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獻歛無辭崔卽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爲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

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盃，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盃可頤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盃，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盃，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歛有一老婢，問充得盃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道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盃著棺中，今視卿盃甚似，得盃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

士龍亦別有  
勝凡處

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煥，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冠蓋相承，至今也。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爲相國，忱爲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

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

似狎爾非方  
正也

世為冠族、父繇、車騎掾、忱歷太傅、長史、揚州  
刺史、遷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王夷甫庾卿之不置王

曰君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

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阮修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

俗通曰孝經稱社者土也廣博不可備敬故封

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然則社自祀勾龍非

祭也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為樹伐樹則社亡

樹而為社伐樹則社移矣

可稱曰辨未  
是方正

振古絕俗得  
意之名言

此王充癡話  
世以阮宣子  
論無鬼故附  
會此說註引  
論衡有意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

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箸生時衣服若人死有

鬼衣服復有鬼邪論衡曰世謂人死為鬼非也

如審鬼者死人精神人見之宜從裸袒之形無

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由此言之

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人之

之精神也凡天地間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

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  
以聰亮英斷益宜為儲副周王諸公竝苦爭懇

切中興書曰鄭太后字阿春滎陽人少孤先嫁

田氏夫亡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中宗者納為夫人甚寵生簡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

太后惟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

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

後欲出詔付刁刁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

傳詔過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卻略下階丞相

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

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

儲始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

今始知不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

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王導曰立子以

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

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哀

為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盛采撫典故

以何為實且從容諷諫理或可安豈有

登階一言曾無奇說便為之改計乎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

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

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柏大木

也薰香草蕕臭草

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

玩已見

註駁是

亂倫似謂不類耳



是繆綿語

委曲細碎可觀

女能如此  
我雖在亦  
僅能如此

少年陵忽大  
有以此為方  
正奇矯取名  
取害心術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

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

誕司空父親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為明賢避

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

庾亮子會娶恢女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

名文虎庾會別見

譜曰羊楷字道茂祖繇車騎掾父忱

侍中楷仕至尚書郎娶諸葛恢次女

亮子被蘇

峻害改適江彪

字峻文仕至滎陽太守娶河南鄧攸女

于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

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

不能復與謝哀兒婚

永嘉流人名曰哀字幼儒陳郡人父衡博士哀歷侍

中吏部尚書及恢亡遂婚

謝氏譜曰哀子石娶吳國內史

書曰石字石奴曆尚書令聚斂無厭取說當世

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

曰我在遣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

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

唯啼泣便舍去

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顓次弟也仕至中護軍嵩字仲智謨

兄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顓被害王敦使人吊焉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為天下無義

仲智傲狠伯  
仁友愛正都  
無關方正

出稍近方正  
然得無過耶

斯人於倫好  
如此尚足論  
名品即

仲智如志  
弟之泣別  
責兄之容  
佞其言似  
正亦不近  
人情

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為從事中  
郎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周  
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

自愛

阿奴謨  
小字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

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

虞預  
晉書

曰刁協字元亮勃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  
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  
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明日報仲智仲智狼  
舉兵討之奔至江南敗死  
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

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  
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  
刁協有情逕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狠籍王敦護其兄故於眾  
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  
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

此敦默然旁人為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

中興

書曰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羅賢雋辟充為主簿  
充知敦有異志逡巡疎外及敦稱含有惠政一

勸柱語柱有  
佳語又佳

言伯仁以  
棟梁自居  
而絕人也

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衆人  
爲之失色由是忤意出爲東海王文學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  
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  
遂爲衿契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  
騎榮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爲騎郎  
蚤卒時爲  
悼惜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  
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爲僕射因厲聲曰今  
雖同人主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

詔滿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按明帝  
未卽位

顛已爲王敦所  
殺此說非也後數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

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此王大將軍當下時

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

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愎王平

子何在顛別傳曰王敦討劉隗時温大真爲東  
宮庶子在承華門外與顛相見曰大將

軍此舉有在義無有濫顛曰君年少希更事未  
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爲此  
者乎處仲狼抗而強忌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  
澄爲荆川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  
世說卷三

咸恐是人名

註是或當作  
元帝

陵侮敦敦伏勇士路戎等搯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荊州下大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楯馬鞭平子恒持玉枕大將軍乃犒荊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牀平子手引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鬪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歿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温太真所說温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温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

竝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温太子何以稱

佳温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

可稱為孝

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眾曰太子子道有虧温司馬昔在東宮

悉其事嶠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

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

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

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顓長史郝嘏及

左右文武勸顓避難顓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草間求活投身胡虜邪乃與朝士詣敦

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  
曰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

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

學仕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及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眾二萬濟橫江至於蔣山王師敗績

唯侍中鍾雅獨

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

期之甚非相  
期也

謂林父終  
以功贖罪  
也

而坐待其弊邪  
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

崩誰之責邪  
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

克復之效耳  
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

春秋傳曰

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率師救鄭與楚戰於邲晉師敗績相子歸請處晉平公將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賞相子狄臣子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田曰吾獲狄田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丞相末年大  
不滿人意在  
保存諸叛賊  
蓋梁於節義  
二字不大分  
曉

情誓甚其宜  
在朝廷之上

正氣語乃作  
爾許巧妙

小人語豈識  
國家大体見  
為方正耶註  
得之矣  
人臣避難且  
懷夙憾那得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

術會稽後賢記曰羣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竺

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行庾

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

降因眾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

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

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

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為咎

者非立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雖陽和布

彈劍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罷雖陽和布

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禮記月令曰

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時也善變

而之仁故具之

蘇子高事平靈鬼志謹徵曰明帝初有謠曰高

後諸公誅峻碩猶據石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

為丹陽孔坦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

祖臨崩諸君親升御牀竝蒙眷識共奉遺詔孔  
坦疎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  
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而去

此語不當重  
與前則同而  
造次幾惡語  
異叔知記載  
難

王陶二公當  
亂後欺幼主  
擅收擅奪無  
一可紀梅旣  
是陶私人放  
免而拜雖有  
一言寧便足  
稱方正

陶語殊橫  
其感激不輕  
後自有佳處

諸公亦止。按王隱晉書蘇峻事平陶侃欲將坦  
以為吳郡吳郡多名族而坦年  
少乃授吳興內史不聞尹京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孔愉別傳曰愉字敬康會  
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

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得一龜放  
於餘不溪中龜中路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  
龜左顧更鑄猶如此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  
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中丞孔羣也

在御道逢匡術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

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為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  
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術曰族弟發狂卿為

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

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

王公既得錄陶公何為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

奪之。晉諸公贊曰頤字仲真汝南西平人少好  
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名曰頤領

軍司馬頤弟陶字叔真鄧粲晉紀曰初有譖侃  
於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為荊州左遷侃廣

州侃文武距廙而求侃敦聞大怒及侃將蒞廣  
州過敦敦陳兵欲害侃敦咨議參軍梅陶諫敦

乃止厚禮而遣之王隱晉書亦同按二  
書所敘則有惠於陶是梅陶非頤也  
頤見陶

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真、郝明、日豈可復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

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

祿、錄尚書事、楊州刺史、薨、贈司空。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竝為元輔、晉陽秋曰、庾冰

之弟也、少有檢操、兄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成帝初崩、

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

方強、嗣子冲幼、乃立康帝、中興書曰、帝諱岳、字

成、帝崩、即位、年二十二。康帝登阼、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

以承大業、為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

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之議、今不覩盛

明之世、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庾冰議立長君、

求處外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京馳還、言於帝、曰、冰不宜出、昔年陛下龍飛、使晉德再隆者、冰

之勳也、臣無與焉。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

陽秋義為安



丞相雅量此  
少年不讓小  
伎自多宜戒

語蘊藉似王  
公

此却非周嵩  
比  
惜不見話語  
以下

以怒如笑如  
馨即如此

當以使君為  
句義自明

此語可第漢  
公自道不可

狠語見諸方  
正

道人乃藉人

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

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彪字

名兼善奕為中興之冠累傍有客曰此年少戲

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碁見勝范

碁品曰彪與王恬等  
碁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為會稽省之庾相問訊甚

至為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

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見女子相問庾聞回

謝之請其話言王隱晉書曰坦  
方直而有雅望

栢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栢彎彈彈劉枕九逆

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

戰求勝中興書曰溫曾為徐州刺史沛國屬徐  
州故呼溫使君鬪戰者以溫為將也

栢甚有恨容劉尹真  
長已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

勿為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

旋高逸沙門傳曰晉元明二帝游心玄虛託情  
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席

主名卿拒人  
口吻寧是方  
正

王氏有名者

初出多作秘  
書郎故以尚

書郎為第二  
入

乃盛德語  
亦取其真耳

註引別傳以  
實述之方正  
真臨川忠臣  
也

孫多穢行故  
累受此辱

惡其自托  
誦文

好同臭  
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

坦之已見

江彪為僕射領選欲擬之

為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

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聞而止

按王彪之別傳曰彪之從伯導

謂彪之曰選曹舉汝為尚書郎中可  
作諸王佐邪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

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為不堪但克

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

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

述別傳曰述常以謂人之處世

當先量已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  
辭便當固執其真正不踰皆此類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

綽集載誄文曰咨予與公

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  
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

永戢話言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  
日誦心悲

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道恩庾義小字徐廣晉紀曰義字叔和太尉亮

第三子拔尚率到  
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

簡文

後疾篤臨終撫軍

此何與方正

此謂撫軍於其臨終

方以此命之

謂我若言君亦不用聽記謂同坐問因語都不白不  
下意如不着意

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

會稽王癡真癡王蒙已見

劉簡作栢宣武別駕後為東曹參軍劉氏譜曰簡字仲約

南陽人祖喬豫州刺史父瑛賴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頗以剛直見疎

嘗聽記簡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

答曰會不能用宣武亦無怪色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

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

此語殊有益

謂從此作因緣

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孔子稱唯女

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尹之意蓋從此言也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司州已見陶胡奴為烏程

令胡奴陶範小字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秘書監何法

盛以為第九子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修

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阮裕已見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

還諸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

更無倫理

安石渚會稽地名

馮溫之辭

六丑不成語

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

中興書曰裕終日頽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

劉尹時為會稽乃嘆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

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栢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

栢公頸栢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

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

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栢公問栢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

子野栢伊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鉅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擊律加

此無處著方

以標梧省率為王濛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

子野答曰故當出

於難犯耳栢作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

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

相識已多不煩復爾

羅府君別傳曰舍字君章桂陽棗陽人蓋楚熊姓之

後啟上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舍臨海太守彥曾孫榮陽太守綏少子也相宣

武辟為別駕以官解誼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

相公嘗謂眾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荆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

夫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伯病柱杖前庭消搖韓伯已見見諸謝皆富貴

轟隱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族

五大司馬

王文度為相公長史時相為兒求王女王許咨

藍田王坦之王述並已見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

抱著鄰上文度因言相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

文度下鄰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相温而兵那

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

相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相女遂嫁

文度兒王氏譜曰坦之子愷娶相温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

丹陽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

曰南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

無功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門生輩輕其小兒

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

是不平語

舊以面兵為句再不可解今始曉所以言文度癡兒畏相温面孔渠兵也那可嫁女與兵

竟是小兒

子敬故慕此  
二人

謝公欲用人  
何必須其一  
語

意未肯降

謂持大臣  
也然殿牌比  
之盛蜀擲去  
必為不可

廼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

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荀劉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羊氏譜曰綏字仲彥

太山人父楷尚書郎後綏為太學博士因事見

謝公公即取以為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

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十七向書令王彪之等啟改作新宮

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禹監

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禹監

視賜爵關內侯大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

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箸門外

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

亦自為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長謝以為名言宋明

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

題榜以為萬代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

凌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縣梯上題之比下

須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云宜絕楷法安

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

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

計更委

世說卷三

方正

六

是而傲

此亦僅得簡傲耳

不長安知其心  
廼不復逼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

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

盧奴江

也晉安帝紀曰數字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數歷位內外簡退著稱歷黃門侍郎驃騎咨議

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盃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

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

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

宋書曰數即湘州江夷之父也夷字茂

刺史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

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國

寶夜開門入為遺詔爽為黃門郎拒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

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

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

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為哀帝皇后王

蘊女諱法惠為孝武皇后

捷急悟耳非方正

善對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

張玄已見建武王忱也晉安帝紀曰忱初

作荆州刺史後

為建武將軍

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

語

范審已見

張因正坐歛衽王執視良久不對張大

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

王氏譜曰王坦之娶順陽郡范汪女名蓋即審妹也生忱

乃讓王曰張玄吳

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王

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詣范馳報張張

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色

索事分耳非  
方正



